

花翼精灵

Aprilynne Pik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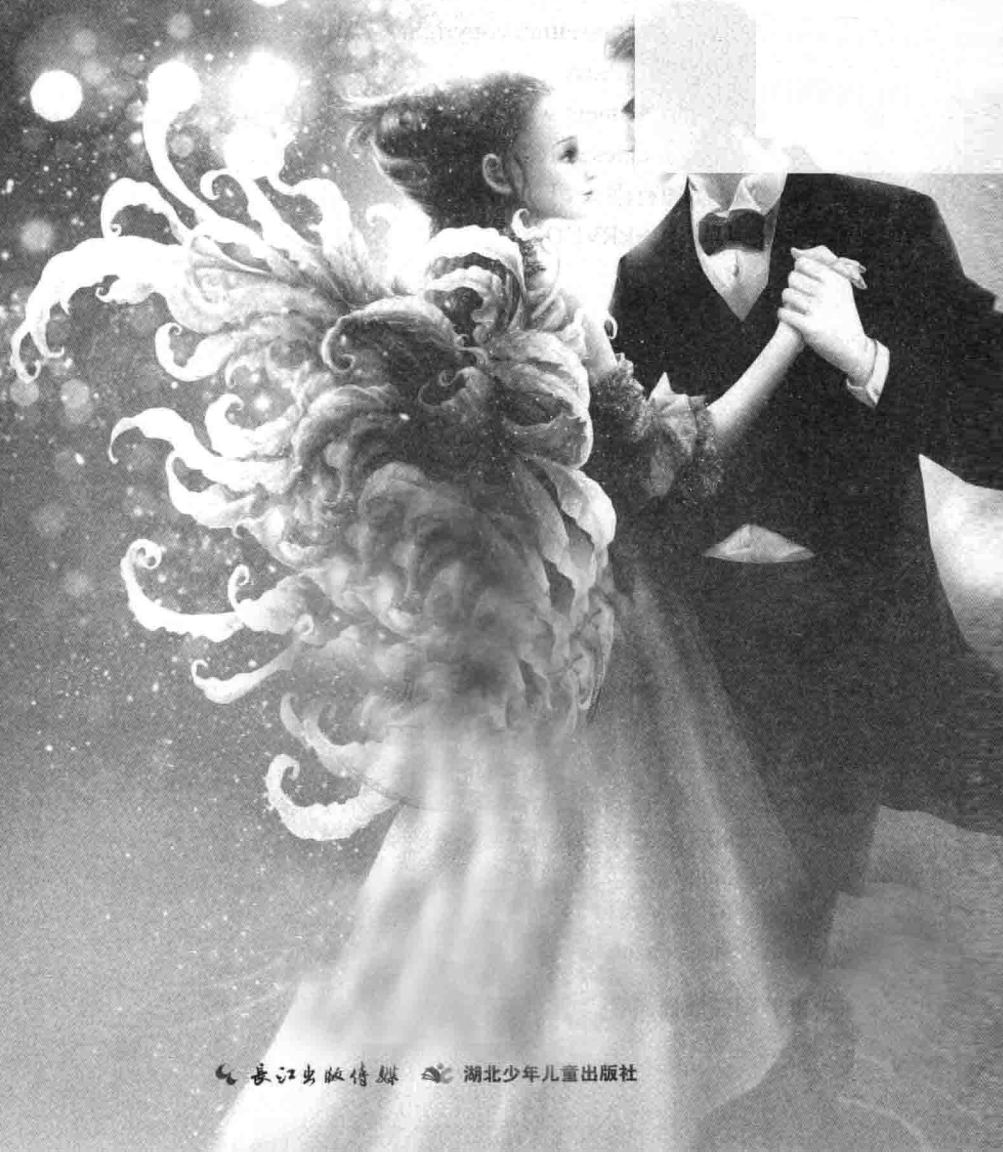
[美] 艾玻妮·派克 著
彩忆 译

咒

花翼精灵

咒

[美]艾玻妮·派克 (Aprilynne Pike) 著 彩忆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翼精灵·咒/(美)派克著;彩忆译. —武汉: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5353-9938-0

I. ①花… II. ①派… ②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77375号

SPELLS by Aprilynne Pike

Copyright © 2010 by Aprilynne Pike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

by Hubei Children's Press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, LLC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7-2011-113

翻译版权由台湾三采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授权

花翼精灵·咒

策 划:王钊

责任编辑:沈婧 石如

装帧设计:张雪

绘 画:李堃

出 品 人:李兵

出版发行: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

印 刷:武汉市金港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16开

印 张:14

版 次: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353-9938-0

定 价:35.00元

业务电话:(027)87679179 87679199

<http://www.hbcp.com.cn>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引



清晨，雾气还未被晨曦给驱散时，体内的生物钟就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。一路打着哈欠，我来到窗边，推开窗户。被淡淡的白色雾气所笼罩的庄园在我视野中若隐若现，使人有种坠入仙境般的奇妙感觉。

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湿润的空气顿时让我精神一振。当我觉醒的时候，我就迷上了这种感觉，一直到现在。我又情不自禁地深呼吸几次，富有轻灵之气的空气在我身体中流动着，湿润的雾气让我整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彻底地醒了过来，焕发着生机。

“少爷，您的早餐好了。”老管家的声音从屋外传来。

我答应了一声，走出房间。站在屋外的老管家映入眼帘，老管家的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却并没有如普通人那样变得佝偻起来，身躯反而愈发高大威严。我知道他虽然外表看起来苍老，但实际上力气大得吓人。我曾见到他轻易地对付过一头发疯的大水牛。

老管家很忠心，但是不苟言笑，做事也古板，一板一眼的。

早餐很简单，是一份凤梨披萨，但是口味却无可挑剔。金黄的披萨镶嵌着美味可口的凤梨肉，上面涂着奶酪，还撒满了厚厚一层香气扑鼻的玉米粒。

“少爷，您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梳洗打扮。”

“嗯？”我埋头苦吃。

老管家一丝不苟地道：“你忘了吗？今天是《皇家日报》采访您的日子。”

“呃……有这么回事啊……为什么约这么早，我还打算睡个回笼觉。”对于打扰我睡懒觉的人，我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脸色。

老管家有些无奈，“少爷，是您要求的这个时间，如果您觉得不合适，我马上和他们重新确定个时间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。”我三口两口将凤梨披萨塞进嘴里，嘟囔道，“我可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。”

当我准备好了一切，穿上老管家认为是得体又不失威仪的衣服，《皇家日报》的人已经在客厅中等着我了。

互相打了个招呼，我们就坐下进入主题。

戴着金丝眼镜的胖子露出一个充满喜感的笑容道：“柳先生，如果你没有什么忌讳的问题的话，我就开始问了。”

我淡淡地一笑，客气而又不疏远地道：“请随便问。”

胖子清清喉咙，轻轻地一笑，笑容中露出的狡猾神色让我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。

胖子：“柳先生，作为中国区的精灵，你的头发为什么不是黑色的呢？”

我：“我们精灵一族有一个特点，长时间地吃某种植物，头发和皮肤都会呈现出那种植物的颜色。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吃凤梨和玉米，所以你看我的发色是金黄色的。”

胖子：“真是神奇的特点，令人赞叹。柳先生，精灵一族存在的时间很久，却并不为普通人类所知。我很好奇精灵为什么叫精灵，为什么不叫花妖呢？”

我：“花……妖……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太娘了吗？”

胖子：“嗯，是这个理由吗。精灵都是一些花类植物吗？还是有别的树类植物的精灵？如果有，那精灵为什么不叫植物人呢？”

我能感到自己的嘴角在抽搐。“你说呢……”我的老管家就是一个槐树精灵。

胖子干笑两声道：“不要生气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我知道精灵的身体构造和人类有很大的不同，能和我说一说，你们是如何繁殖下一代的吗？”

我：“女性精灵在花期的时候，背部会生出一朵鲜艳美丽的花朵。男性精灵获得女性精灵的允许，就可以将自己的花粉撒在对方的花朵中，这样女性精灵的花朵就会结果，将果子种下去，就会收获下一代。”

胖子推了推眼镜：“竟然如此神奇。请问柳先生，在国外有没有精灵？他们的生活习性和你们一样吗？精灵是地球上唯一的神秘物种吗？还是他们也有我们普通人并不了解的敌人？精灵又拥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吗？他们是和漫画中的那些超级英雄一样，守护着我们人类吗？”

我叹了口气，看来今早的回笼觉是彻底泡汤了。“你的问题真多啊，好吧，坐好了，就让我给你说一个很长的西方精灵的故事。”

雨魔

2013年9月 南京

罗芮儿伫立在小屋前，扫视着树林边缘，紧张地收缩着喉头。她就在那儿，就在树林中某处注视着她。至于她直到现在才来探望他这件事，此时此刻已变得微不足道。

并不是罗芮儿不想见他。有时候，她觉得自己想见他想得快要疯了。进入塔马米的生命，仿佛就像在咆哮的激流中打转似的，只要再前进一步，就会永远被那奔腾的狂潮席卷而去。她选择了留在戴维身边，而她依然相信这是正确的选择。但即使这么想，也无法使这场团聚变得更容易些。

或使她的手停止颤抖。

她答应过塔马米，一拿到驾照就会来看他。虽然她并没有肯定地说是哪一天，但她确实说过是五月。而现在，几乎是六月底了。他一定知道她在逃避他。他就要出现在这里了——第一个来迎接她的人——但她却不确定自己的感觉是兴奋还是害怕。两种感觉混合成一种她从未有过、无法言喻的混乱——而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想再经历一次。

罗芮儿发现自己紧抓着去年塔马米送给她、被她用项链戴在脖子上的小指环。过去六个月，她曾努力过不去想他；她真的试过——她对自己承认——却还是失败了。走近树林时，她强迫自己放开紧握住小指环的手指，试图让手臂在身旁摆动得更自然，也更自信些。

就在树枝的阴影落在她身上时，一个黑绿色的影子闪电般地从

树上荡下，将罗芮儿一把抱了起来。她先是吓得尖叫，随即一阵喜悦涌上心头。

“你想念我吗？”塔马米问，依然带着那似笑非笑的表情。从第一次与他相遇开始，那迷人的微笑就一直深深地魅惑着她。

那一瞬间，过去六个月的分离仿佛都不存在了。就只是这么看着他、感到他如此接近，一切恐惧、一切纷乱的思绪、一切疑虑全在这一刻消逝无踪。罗芮儿紧紧抱住他，用尽全身力气将他拥在怀里；她再也不想放手了。

“我就把这个当做‘是’吧。”塔马米呻吟了一声。

她强迫自己放手，后退了一步。这简直就像试着使河水逆流一样困难。但几秒钟后，她控制住自己的情感，静静站着，目光陶醉在他俊美的身形中：依然是稍长的黑发、炫目的微笑、魅惑的绿眼睛。罗芮儿突然感到一阵尴尬，低头盯着自己的鞋，对方才那热情的招呼感到有点困窘，一时竟有些词穷。

“我以为你会早点来的。”塔马米终于开口。

此时此刻，她已经来到他身边了，但这却是她心中一直害怕的事；这实在让人感到荒谬。但罗芮儿依然记得，每当想到将再次跟塔马米见面时，那如冰水一般的恐惧渗入胃中的寒冷感觉。“我很抱歉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来？”

“我很害怕。”她老实地回答。

“怕我？”塔马米微笑着问。

“有点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她深深吸了口气。他有权知道真相。“你太容易就让人离不开了。我不信任自己。”

塔马米笑了：“我想，我可没办法对这一点太生气。”

罗芮儿转了转眼珠子。她消失这么长一段时间，可一点也无损

他的自信。

“一切都还好吧？”

“还好，很好，一切都很好。”她结结巴巴地说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“那你的朋友呢？”

“我的朋友们？”罗芮儿问，“你可以直话直说。”

罗芮儿下意识地摸着她戴在手腕上的那条银手链。塔马米盯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
塔马米踢了踢泥土，“戴维还好吧？”他终于问道。

“他很好。”

“你们两个……”他没有把问题说完。

“我们在一起了吗？”

“我就是想问这个。”塔马米又瞥了眼那条精致的银手链。一股挫折感使他的风采蒙上阴影，目光中不经意地透出些许怒意；但他用微笑将它驱散。

那条手链是戴维送的礼物。那是他在去年圣诞节前夕、当他们正式成为情侣时送她的。这是条精致的银手链，以水晶为中心、呈藤蔓形展开，缀以盛开的细致花朵。他是没有多作解释，但罗芮儿猜想，这条银手链是用来和她每天戴着精灵戒指抗衡的礼物。她舍不得把那可爱的小指环拿下，而且，如同她所许诺的，每当她想到那个戒指，就会想起塔马米。她仍对他有感觉。大部分是撕裂和不确定感——但强大得足以令她朝思暮想，并满怀罪恶感。

戴维满足一切她对男朋友的要求。所有的一切。只除了他不是、也永远不会是塔马米。但塔马米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像戴维那样的人。

“是的，我们在一起了。”她终于回答。

塔马米沉默着。

“我需要他，塔马，”她说。她的语调柔和，但没有丝毫歉意。她不能——也不会——为自己选择了戴维而道歉。“我之前告诉过你

是什么情形了。”

“当然。”他的双手在她臂上来回抚摸着，“但他现在不在这里。”

“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做的。”她强迫自己说出口。但她的声音几乎不比耳语大多少。

塔马米叹了口气：“我只能接受而已，不是吗？”

“除非你真的想要我一个人孤零零的。”

他手搭着她的肩——现在是以朋友的方式说：“我永远不会希望你孤单一人。”

她伸出手臂，紧紧搂了他一下。

“这又是什么意思？”塔马米问。

“只因为你是你。”

“嗯，我肯定不会拒绝一个拥抱。”他响应。虽然语气似乎漫不经心、像开玩笑似的，但他另外一只手臂却几乎像是绝望般地紧紧拥着她。而在她来得及推开他之前，塔马米已经松开他的拥抱，指着前方的小径。“来吧，”塔马米说，“往这儿走。”

罗芮儿的嘴开始发干。是时候了。

罗芮儿把手伸进口袋，几乎是第一百次地感觉着那张饰有精致浮雕的卡片。五月初的一个清晨，它出现在她的枕头上，以蜡封缄，上头还系着一条闪亮的银丝带。卡片上的讯息很简短——只有短短四句，却令她的世界天翻地覆：

“由于您当前所受的教育完全不合宜，在此通知您前往亚法隆学院学习。请在夏季开始的第一天上午于大门报到。您将参与八星期的课程训练。”

“完全不合宜。”母亲对这种说法可不是很高兴。不过，母亲最近可是对任何跟精灵有关的事都不太高兴。在了解罗芮儿竟然是一个精灵后，一开始那段期间，情况进展得还真是令人惊讶地顺利；她父母一直知道他们的养女有某些地方不同，而事实也果真如此疯狂——罗芮儿是一个接穗、一个留给他们养育的精灵宝宝，以便最终能继

承神圣的精灵领土——他们相当轻易地接受了这个事实，至少一开始是这样。到目前为止，她父亲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改变，但在过去几个月中，母亲了解到罗芮儿并非人类，并显得愈发地焦虑不安。她不再谈论这件事，甚至拒绝听到任何跟它有关的事。当罗芮儿上个月收到入学邀请通知时，他们终于不得不面对这个大状况。嗯，事实上，这个邀请函还更像是一张传票。在罗芮儿费尽唇舌，父亲也花了不少工夫游说之后，母亲才终于同意让她参加。仿佛她回来以后，会比她离开前更不像人类似的。

罗芮儿很高兴她跳过了巨魔的事，否则，她今天可能没办法出现在这里。

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塔马米感受到罗芮儿的犹豫，强调似的问。

准备好了吗？罗芮儿不知道她还能再怎么准备……或者不怎么准备。

她默默跟在他身后，穿过了森林，树木轻轻筛洒下阳光，将阴影投在他们的足迹上。这条小径怎么看都很不起眼，但罗芮儿知道它会将他们带往何处。不久后，他们来到一棵长了许多瘤结的小树前，尽管其外观相当普通，却是这片森林里独特的物种。她在此地生活了十二年，也不时在这块土地上探索着，但她也只见过这棵树一次——就是那次她将与巨魔奋战后受了重伤、几乎失去意识的塔马米带回这里的时候。上一次，她亲眼看到了树的转变，勉强瞥了一眼位于树另一端那令人憧憬的世界，今天，她真要走进这道大门了。

今天，她将会亲眼看见亚法隆。

当他们走进森林深处，其他精灵开始跟着他们。罗芮儿强迫自己不要转头去看。她不确定自己是否会习惯这些美丽而沉默的守护精灵；他们从未跟她说过话，更绝少与她四目相对。他们总是在那里，无论她看不看得见。她现在已明白这点。她曾想知道，这里头有多少人是从小一直看顾她长大的，但这念头也令她感到无地自容。父母看着她年幼时的滑稽动作是一回事，而被那些不知名的超自然

哨兵看到，又是另一回事。她咽了口口水，专注地看向前方，试图想些别的事情。

他们很快就到了，眼前出现一列高耸入云的红杉，保护似的将这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团团围住。精灵哨兵们排列成一个半圆队形，在哨兵队长沙尔一个利落的手势示意下，塔马米抽出被罗芮儿像老虎钳般抓得死紧的手，加入他们的行列。罗芮儿站在十几个哨兵中间，紧张地抓着她的背包背带。每个哨兵都将一只手放在那棵树的树皮上，刚好落在那结实树干即将分裂成两个粗壮枝丫的地方；随着他们的动作，她的呼吸不由自主地加快起来。那棵树开始震动，林间空地上的光线似乎在一瞬间聚集、围住了它的树枝。

这次罗芮儿决心要睁大眼睛，观看整场转变。但即便她坚决地眯起眼睛、对抗着强光，灿烂的闪光仍迫使她眼皮合上了相当短暂的一瞬。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，这棵树已变成了一扇有着高大金色柱子的拱门，上面缠绕着卷曲的藤蔓，并点缀着一些紫色花朵。门两侧各有一根坚固的柱子，将门牢牢固定在地面上；但除此之外，它就这么卓然耸立在阳光普照的森林中。罗芮儿呼出一口气——她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屏住了呼吸——直到大门开始向外荡开，她又再次屏住了呼吸。

伸手可及的温暖从大门向外涌泄，就连三米外的罗芮儿，都可以闻到那多年来与母亲一同莳花种草、满溢着生命和生长气息的熟悉香气。但这里更为浓烈——犹如将夏日阳光封存在瓶中般的纯粹香气。她忍不住走上前，直到她即将穿过大门时，有人拉住她的手。罗芮儿硬生生地将目光从门前移开，惊讶地发现塔马米已走出了那个半圆形队伍，并轻轻握住了她的手。另一只手感到的轻触，则引得她回头、望向大门。

是年迈的杰米森，她去年秋天遇到的冬之精灵，他正拾起她空着的那只手，像电影中的绅士般、将它放在他的手臂上。他亲切但意有所指地朝塔马米露出一个微笑：“谢谢你为我们带来罗芮儿，塔马。

从这里开始，由我来带领她吧。”

塔马米并没有立刻松开手，“我下星期会来看你。”他的声音尽管很小，却非耳语。

他们三个在那里站了几秒钟，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冻结。然后杰米森稍微偏过头，向塔马米点了一下。塔马米也朝他点点头，回到半圆的队形中。

罗芮儿知道他仍在看她，但她已忍不住回望那沐浴在灿烂光芒中的金色大门。即使她还想跟塔马米团聚久一些，可是亚法隆的吸引力实在太强大，她根本无法移开目光。而且，他很快就会来看她了。

杰米森一踏入那金色的拱门，就招手要罗芮儿前进，并松开她放在他手臂上的手。“欢迎回来，罗芮儿。”他温柔地说。

带着哽在喉咙中的呼吸，罗芮儿战战兢兢地向前踏出一步，跨过了大门的门坎。这是她第一次踏进亚法隆。并不真的是第一次，她提醒自己“这是我出生的地方”。

好一阵子，她眼中只有悬垂在巨大橡树上的叶子、脚下松软的深色泥土和如茵般翠绿的草皮。杰米森领着她从茂密的树冠下走出，耀眼的阳光霎时落在她脸上，温暖了她的脸颊，让她忍不住眨了眨眼睛。

他们身处在某个像是由城墙围绕而成的庭园中，在那一路攀上石墙、生气勃勃的草木之间，肥沃的黑土蜿蜒其中。罗芮儿从没见过这么高的石墙——完全不用混凝土，想必得花上数十年的时间打造。花园中四处可见树木，以及攀附在它们的树干与枝叶上的、繁茂修长的藤蔓。目光所及，藤蔓上的朵朵小花都紧紧合上了花瓣、对抗这温暖的天气。

她转过身，回头望向大门。它现在紧紧合上了，除了金色的柱子外，她只能看见一片黑暗。大门位于庭园的正中央，四周没有连接任何东西——就只是这么巍然耸立，大约有二十个哨兵守护在它四周，清一色全是女性。罗芮儿微微歪着头想看清楚些，当她向前跨

出一步，一根尖端似乎是由水晶制成的宽刃长矛横挡在她视线前方。

“没关系的，凯普婷，”杰米森的声音从罗芮儿身后传来，“让她看吧。”

长矛移开，罗芮儿上前一步，想知道眼睛是否欺骗了她。不过，在与这扇门垂直的边上，真的还有另一扇门。罗芮儿继续前进，直到她绕着由坚固柱子相连的四扇门转了一圈。这时，罗芮儿认出了那正是她在大门另一侧看到的柱子。每根柱子连接着其中两扇门，并在他们身后神秘的黑暗空间里形成一个完美的方形，除了她以外的精灵应该能直接透过柱子、看到站在大门另一侧的哨兵。

“我不懂。”罗芮儿说，再次站到杰米森身旁。

“你的门可不是唯一的一扇。”杰米森带着微笑说。

罗芮儿依稀记得去年秋天塔马米提过关于四扇门的事，就在她被巨魔丢进切托克河、带着满身伤痕和淤青来找他的那个时候。“四扇门。”她轻轻地说，将那部分不愉快的记忆塞回脑海深处。

“可以通往地球的四个角落。只要跨出一步，就能将你带回家、到达日本的群山、苏格兰的高原，或埃及的尼罗河口。”

“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，”罗芮儿说，目光紧盯着那扇大门，应该说那些大门，“千里只一步之遥。”

“这里也是整个亚法隆最脆弱的地方，”杰米森说。“但设计得很巧妙，你不觉得吗？多么了不起的杰作。这些门是仙王奥伯朗用生命打造的，但掩蔽大门另一侧的功臣却是伊西丝女王——想来这也不过是几百年前的事。”

“那位埃及女神？”罗芮儿屏息。

“只是同名罢了，”杰米森微笑着说，“尽管我们也想这么相信，但并非人类历史上的重要角色都是精灵。来吧，要是我们耽搁得太久，我的监护精灵会担心的。”

“你的什么？”

他看着她，目光先是迟疑，然后转变成一种奇异的哀伤。“监护

精灵，”他说，“我的守护者。任何时候都至少有两名随侍在我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是冬之精灵。”杰米森慢慢沿着泥土小径走着，似乎在衡量着自己的话，“我们的天赋是所有精灵中最罕见的，因此得到崇敬。我们能够独力将大门打开，因此受到保护。我们的力量维系着亚法隆的存在，千万不能向任何敌人妥协。伟大的力量……”

“伴随着重大的责任？”罗芮儿替他说完。

杰米森转向她，脸上露出一个微笑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罗芮儿停顿了一下，困惑地想了想：“呃，蜘蛛侠？”她不太确定地说。

“我想，有些真理是放诸四海皆准的。”杰米森笑了，洪亮的笑声回荡在雄伟的石墙间。然后他恢复了严肃的语气，“这是我们冬之精灵常常挂在嘴边的话。当英国的阿瑟王在卡美洛目睹骇人的巨魔复仇之后，他如此评论道。他始终认为，这场破坏性的大灾难是他的错，他原来可以阻止它的。”

“他真有办法阻止吗？”罗芮儿问道。

杰米森向两名站在通往石墙外的巨大木门两侧的哨兵点点头。“或许不能，”他告诉罗芮儿，“尽管如此，这依然是个很好的警惕。”

大门无声地敞开。当她和杰米森走出石墙、爬上山坡时，这些事仍在她脑中打转。

小丘呈现的是一片翠绿的美景：黑色的小径蜿蜒过树丛间，夹杂着星星点点、遍布着花朵的茂密草地，还有某种罗芮儿认不出的、一团团五彩缤纷的东西——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个个巨大的气球，有着所有你可以想象到的颜色，稳稳地坐落在地面上，如肥皂泡泡般闪闪发亮；再往下一点、沿着山丘底部，是一圈呈环状散布的小屋屋顶。罗芮儿还可以辨认出一些四处走动、带着鲜艳色彩的小点。他们一定就是其他精灵了。

“那里……有成千上万的精灵吧？”罗芮儿说，声音不自觉变大。

“当然，”杰米森说，语调中饱含着一股愉悦，“几乎所有精灵都生活在这里。我们算过，现在已经超过八万个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在你看来，这或许只能算是小数目吧！”

“不，”罗芮儿赶紧说，“我的意思是：我知道人类的数目比这还多，但……我从没想过，竟然有这么多精灵聚在一地。”这让她感到正常却又奇怪。当然，她遇见过其他精灵——杰米森、塔马米、沙尔和许多哨兵，但成千上万的精灵，一时还是令她难以承受。

杰米森轻触她的腰。“改天再观光吧，”他温柔地说，“我们得带你去学院了。”

罗芮儿跟随杰米森沿着石墙走。当他们绕过石墙，罗芮儿抬起头，忍不住又为坡上的景象屏住了呼吸。在平缓的山坡上方大约四百米处，有栋宏伟的建筑物，中央则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巨大塔楼，仿佛是《简爱》中的场景，与其说它像一座城堡，不如说更像一栋雄伟的图书馆：外观方整、由灰石和陡斜的屋顶所组成。每一面墙上都装了庞大的窗户，天窗在石板屋顶间闪闪发光，犹如一块块小棱镜。藤蔓是墙面的纹理，花朵装点出它的框架，只能从枝叶间勉强一窥。除此之外，便是各色种类繁多的植物。

杰米森的话，回答了罗芮儿因惊讶而一时没问出口的问题，他一面指着那栋建筑，一面说：“这就是亚法隆学院。”

当他们走向学院时，罗芮儿瞥见了另一栋矗立在森林中的建筑物：一座摇摇欲坠、废墟般的城堡坐落在高大山丘的最顶端，只比巍巍耸立的学院略高一些。罗芮儿眨了眨眼，眯起眼睛。也许用摇摇欲坠来形容并不正确——它根本就是破烂不堪。绿色植物如绳索般越过白色大理石墙面，仿佛将它们勉强缝在一起，一棵大树的树冠覆盖在它上方，将一半的建筑遮蔽在树荫之下。“那座建筑物是什么？”当它再次出现在视线中，罗芮儿问道。

“那是冬之宫殿，”杰米森说，“我就住在那里。”

“它安全吗？”罗芮儿怀疑地问道。

“当然不，”杰米森回答，“那儿是亚法隆最危险的一个地方。但我在那里很安全，住在其中的居民也是。”

“它快要坍塌了吗？”罗芮儿问，盯着一个装修得像是镶着绿色蕾丝紧身衣的角落。

“事实上，它不会。”杰米森回答，“三千多年来，我们冬之精灵一直照料着这座宫殿。那株红杉的树根现在随着城堡一起成长，几乎成了原来大理石结构的一部分。我们绝不会让它坍塌的。”

“为什么你们不建造一座新的城堡？”

杰米森沉默了片刻，罗芮儿开始担心这问题冒犯了他。但杰米森的回答，听起来并没有不悦：“城堡不仅仅是一个家，罗芮儿，它同时也保卫了许多人。我们不能为了建造一个用来满足我们奢华享受

的新建筑而冒险。”他面带微笑，指着后方他们石灰色的目的地，“我们已经有像这样的学院了。”

罗芮儿开始用一种崭新的眼光回头审视那座城堡。她第一眼以为是杂乱无章的绿色绳圈，现在可以看出它井然有序的格状网络：树根形成的网状结构，小心翼翼地支撑着角落，牢牢撑起一大片宽墙——这棵树确实已成为城堡的一部分了。也或许是，城堡已成为树的一部分了。整座建筑似乎心满意足地休憩在巨大树根的怀抱中。

在下一个转弯，他们来到罗芮儿第一眼以为是锻铁围篱的地方。再仔细点看，发现它事实上是一堵有生命的墙：树枝盘根错节地彼此包覆、形成繁复的回旋，就像一个复杂得不可思议的盆栽造景。一男一女两名守卫站在大门旁，身上都穿着亮蓝色的正式盔甲，佩戴着光洁、饰有羽毛的头盔。他们向杰米森深深地一鞠躬后，才回到大门旁值守的岗位上。

“来吧，”杰米森见罗芮儿犹豫了一下，便招手要她上前，“他们正在等你。”

学院的庭园中呈现一副繁忙热闹的生活景象：几十个精灵在庭院中来来去去、忙碌地工作着，有些人穿着细致的连身裙或轻柔的丝质裤子、手中拿着书本，另一些人则穿着较为粗陋的棉衫、忙着挖土和修剪草木。还有一些人正在摘采鲜花，从结实的灌木丛中搜寻用以制作完美原料的材料。当杰米森和罗芮儿经过时，大部分精灵都暂时停下了手边的工作，弯身行礼。至少每个精灵都会恭敬地点头致意。

“他们是……”罗芮儿觉得这么问有点蠢，“他们是在向我行礼吗？”

“有可能，”杰米森回答，“但我想他们大部分是在向我致意。”

他轻松的语调让罗芮儿完全松了一口气。显然杰米森很习惯这些礼仪，他甚至没有停下来回礼。“当你来到大门前，我应该向你行礼吗？”罗芮儿问。她的声音有点颤抖。

“哦，不，”杰米森轻松地说，“你是秋之精灵，只需要向女王行礼。”